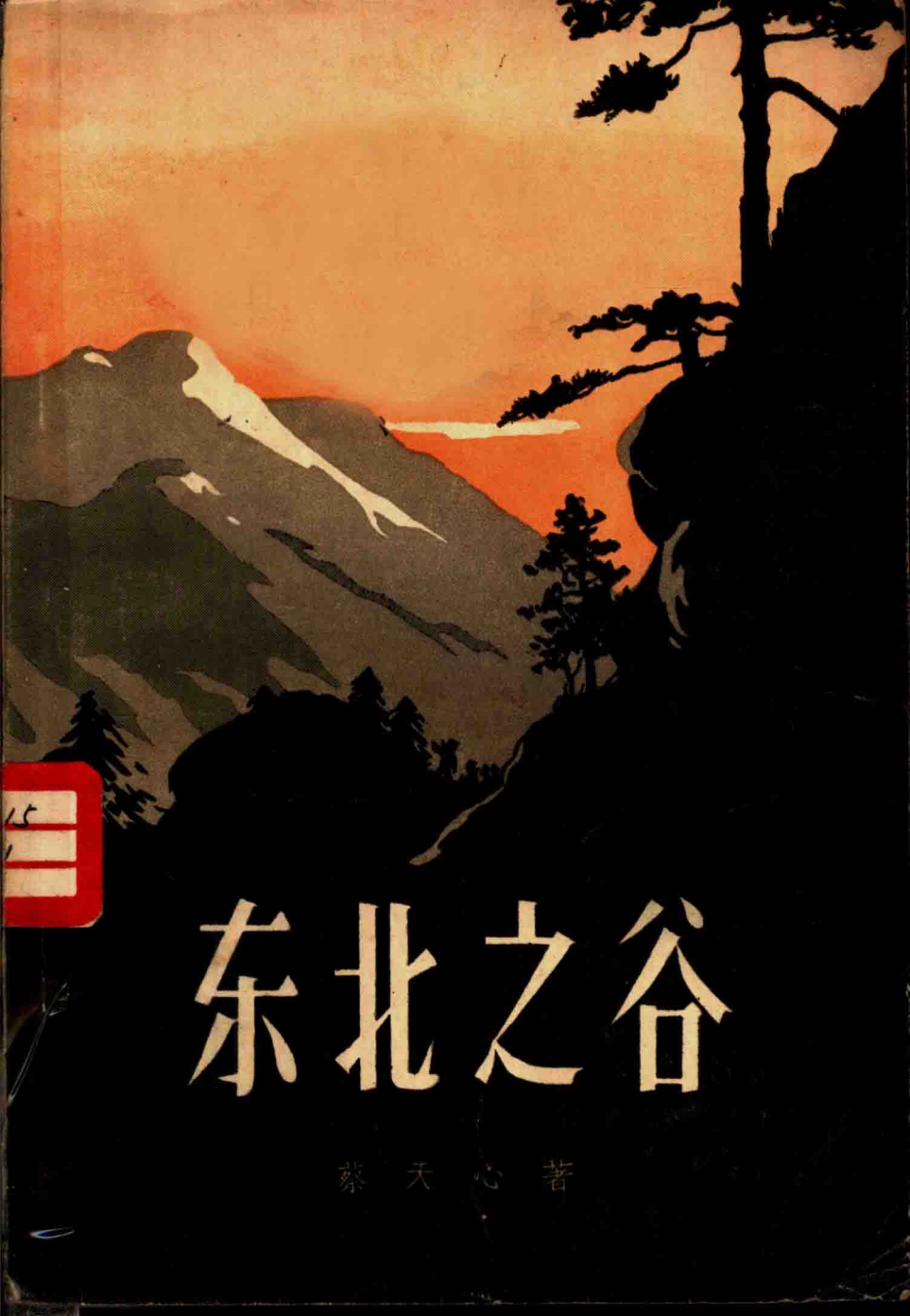




15
1

东北之谷

蔡天心著

东 北 之 谷

蔡 天 心 著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

1957年 沈阳

东北之谷

蔡天心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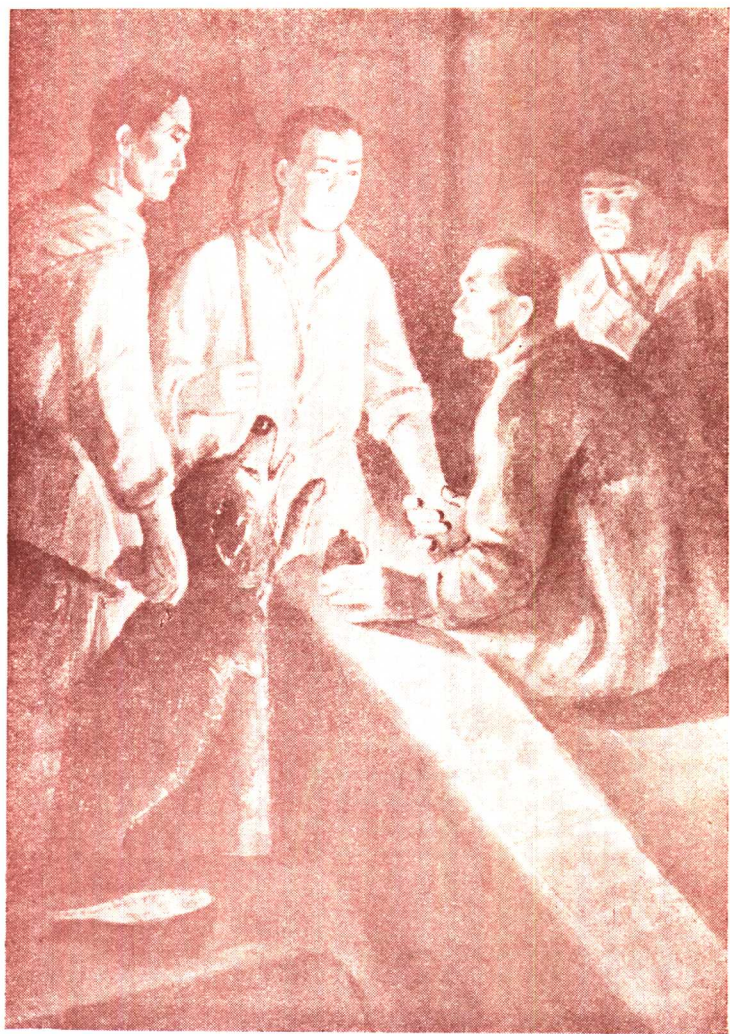
王 秋 画

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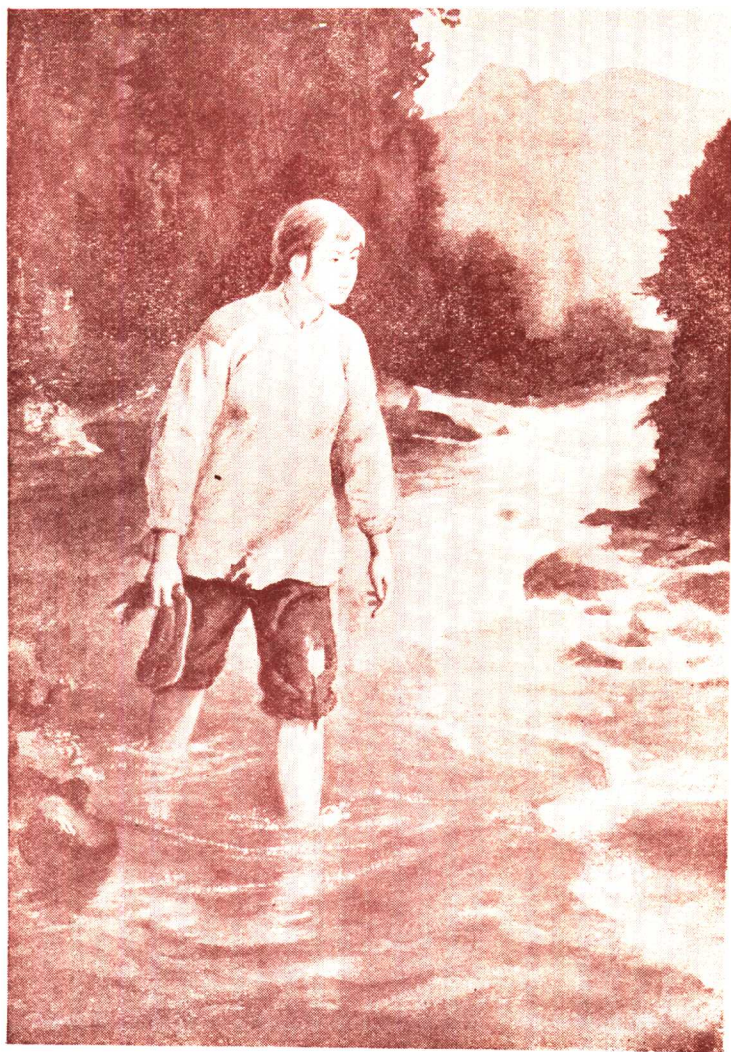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官前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3印张·6插图·59,000字·印数：1—13,609 1957年12月第1版
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090·225 定价(8)0.32元









目 录

东北之谷.....	1
山村父女.....	38
后 记.....	94

东北之谷

一

一帶白茫茫的山地。

霧，游動着，象從什么地方落下一股子濃煙，毫不寬容地侵占了豁谷里所有的罅隙，所有的空間。從清早就這樣；現在，象是要開始凝結了。

沒有太陽，沒有天，沒有峰巒，……院落、岩石、樹林、溪澗，……一切都消溶在這蒼白的巨吻里。空蒙蒙的，仿佛整個宇宙全被這惡魔般的濕氣所充塞，所占有。左近那些突然失掉伴侶的小植物都悄悄地看顧着自己，在偃息，在期待……只有溪水击进着，聲音在石窟里激越地震蕩，相同一個尸体上有着血流和脉搏的跳躍。

朱龍老丈揹着把鋤從院里走出來，立刻他的身形被周圍的霧氣裹住了。模模糊糊，他從嘴邊拿掉在吸着的煙袋，彎下腰向石階上碰一碰，順手掖在後腰帶上。他象含着煩惱的氣味咕囁了一句：

“也該散散啦，這時候……”

迷蒙、沉陰，一种使人难忍的湿濡，在臉上沾染着。白色微小的顆粒，鑽进了鼻孔、口腔，几乎所有的汗毛都被它們所搖撼。衣衫上面也是潮潤潤的，胡鬚凝結着輕微的水滴兒。

“那来的这么股濃勁？”

話声帶着余音振蕩着……短瘦的灰影慢慢地向着左側移动了。霧，象是在他身旁分散开，小心翼翼地向四面流走。絲毫沒有阻攔，他漫步着走上土崗，开始培墳了。

天光在閑靜中不停地改变着，白色顆粒逐漸稀薄凝結成蒙蒙的細雨，飄浮着，附粘在临近的物体上。太阳不知在什么时候也露出一点光芒，渾圓的，輝映着淡淡輪廓的山巖。豁谷，好象解脫了意外的羈絆，又重新地显露出旧日的姿容。

一切都是潤湿的：兩崖上，烏黑的岩石、紅峭壁，象剛被誰塗抹过的臉譜一样，都閃着油亮的滑光。綠樹叢，一塊塊地接連起来，霧氣籠罩着，仿佛是一个拂着輕紗的少女把身子橫躺在半山上。她們彼此牽引，彼此眷戀，……那被侮辱着的頑梗的岩石，几乎是全被震怒了。

院落是造在北側一个赤頂的山巖下，狹窄的，順着蜿蜒的谷勢和土崗的位置东西陈列开。圍牆，高峙着，淳朴而殘朽，几乎是完全用石塊砌成的，兩旁叢密的树林蔭蔽着。院落里外都長滿了蒿草，黃的綠的交雜着，靠近門邊有一条人走的道，那地方的草似乎最近才被人割倒，总之你如果能仔細看一下，那綠的實在是沒有黃的高。

山谷，一刻比一刻清朗了。从乱流着的淡云空隙里，不时閃

露出一兩塊蔚藍的天光。远远近近，残余的雾气都沿着山腰凝聚了，悠閑地向西飞飄着，直等到碰着了山崖，才黯淡地卷起来，浮上远空，沉落在山外村庄里。……

朱龙老丈始終沒有歇一下，他弯曲着身軀，把一畝土扔到墳頂上。站直了，把畝插进土里，又弯下腰去，……他象具有什么規律似的动作着，微風从石崖上飄下来，不停地撥弄低垂着的衣襟角。孤松有时滴下几顆小雨点，蔭影兒淡淡地在他頭頂上移動着。墳頭逐漸地隆腫了。

“唉，也算养回兒子。”他是在自語。直起了弓着的身腰，十分閑靜，端詳着这圓起来的土墳堆。

一条山脊似的鼻梁仿佛半点不受周圍顫抖的皺紋所牽動，高傲地保持着它自己的尊嚴。眼光失掉了神色。瘦削的臉上，抹着一層灰。

三十几年了！亲手造成的院落、墳，又展列在他的面前，頹殘的……

当他初次走进这山地的时候，埋在墳里的父亲不是还活着嗎？他清楚記得那时他是二十一岁，他們住在山外一个叫松崗堡的村庄。六、七月，正落着暑雨，俄国人从北边反上来，不多久就和日本人打起仗来了。雨下到处激战着。燒房子、杀人、奸淫妇女……人們都吓坏了，抛家失業地往山里鑽。那时，他們爷倆便帶着村上人跑到这条谷里来，他們为的安插小孩子和女人，就用石塊造成这幢矮屋和院落。不幸，他們的村庄遭一夜炮火的洗劫便完全破灭：房子燒淨了；人，死的死，流蕩的流蕩。他的父

亲因此上股火就病倒了。咽气以前，他曾指点着窗外的山地对他說：

“孩子，你在这兒也不能活啦……把我骨头埋在那条山崗上，你就走吧……我……我沒有別的話告訴你……唉……你也二十多岁啦……这你都亲身眼見的……咱們中国人的罪算受够啦！……你……我看你！去……去……当个兵吧……將……来……也好……呃……”

惨白的臉色象一張紙似的展开，他偶然地听到一陣牙齿的战顫声……直到死，兩只深陷的眼睛还留着一道窄縫。

从那时起，他就遵照他父亲的話，踏上了流浪的征途。他忍受着痛苦：冻餓、討飯、蹲庙台，……后来有一天，在“工夫市”碰着个扛紅旗招兵的，才引領他投进大营。

二十几年，他从一个普通士兵升到連長。生活那样地固結着，成为他一辈子唯一的事業。直奉战、南下江淮，……每次他都参加过。

营房里的一切，回味着总是甜蜜蜜的。二十八岁他在开原成了家，真的，那有一个时候把死活攔在肚里。他常常这样勉励着部下說：

“弟兄們，冲吧，沒有錯，往前干打倒敌人，自己不会被敌人打死。我干了这些年，命全是擒着腦袋换来的。冲吧，別怕死……”

在陣地上，他真比誰都凶，仿佛这个把魂兒从来沒有玩过瘾。

在日本人炮轟沈阳城的时候，他正好駐扎在北大营。当天

夜間，鬼子守备队扒坏柳条溝鐵道向营里放炮时，兵士們都火了，非要干不可。但長官的电令象雪片似的飞来，不讓打，怕把禍惹大，命令軍隊暂时躲避开。他真气急了，他嚷着，罵着，喘息着跑到营長跟前說：

“朱龙老啦，不干丁，拿着槍杆就会向自家人身上打，所以……我不願白跟着跑啦。……”

以后，便同着他两个年輕的兒子悄悄地潜伏在被人占据的沈阳城里。

“怎他媽的輩輩受日本鬼子的气呢？……中国人就算不行了嗎？……”

他用手掌抹去腦門上蒸騰着的热汗，在靠近墳边一塊石头上坐下。鉄鍬直挺挺插在眼前。才鑽出土的小草，綠苗兒疏疏落落的。甚么时候开的一朵“猫菇吐”花呢？風搖动它那寬厚的瓣兒，象几片嘴唇在顫动。

“將……来……也……好……”

多少年了，这微噓着話声的余韵，仍旧，仍旧在他心湖上留着个巨大的漩渦。从这，他联想起死了的兒子世珍。

“哼，愁有甚么用，最好，最好是想办法。干，大家一齐起来，一齐干，……只要人心不死，早晚有讓鬼子滾蛋那天……哼，一切还是我們的！……”

每逢这样喊时，他总是攥起兩只拳头，用力地向什么东西上打一下。綳紧的臉龐，透露着二十几岁青年特有的火性，有时連世敏也被他这种情緒所激动。

的確，從很早老人就窺破世珍的行動了。他覺察他是在那兒做一種什麼工作，白天，他差不多整日不在家，有時夜里還出去。老人不願多打擾他。因此，和世敏成天價困在屋子裏面，默默地。

在前半月的一個晚間，世珍照常又出去了。可是，以後連續四、五天沒見回影，那時，老人的心慌了，但他沒有地方可以去打听。終于又在一天黑夜，世敏在院裏拾得一封匿名信，上面報告他說世珍在長春被捉住活埋了，並且勸他們趕快離開省城。……

淚水零零落落從眼睛里淌下。他的臉色由陰暗轉入蒼白。陽光從松枝間隙透過來，圓圓的，象金星一樣洒滿了周身。他相同一个孩子似的抽抽着哭起來，淒淒涼涼地。

三天前，他們悄悄地雇了兩輛車子，把家搬進山里來。三十九年只為獵人和過客們暫避風雨的矮屋，意外地，又添滿了無限的生趣。他們用石塊、草、泥土，修補了矮屋頂和院落。四周的樹林、山坡，都仿佛跟着復活了；只有老人的心卻為這一切景物所摧毀。他望望這里，望望那里，甚至於晨霧……幾乎沒一處不使他流淚。

“這就算完了事嗎？”

他停住哭泣，把身軀挺起來，懷疑地問着自己。一種莫名的悔恨，責難着。

“唉，五十二歲……白活了……”

他悠悠地呼出一口氣。臉，埋在兩只手里，身軀又慢慢地躬

下去。

过一会，他突然地站起了。用手指狠命捏几下颤动着的上眼皮，焦躁、煩惱，……他象只沒有主宰的幽灵似的漫步着。

近午的驕阳，輕松地映照在山脚貧瘠的草地上。零乱的碎石，躺着，不时閃射出耀眼的金光。溪流在石崗下打起漩渦。飄漾的微風，播散着一片清脆的鳥語。腐叶的濕气慢慢从树林里浮上来，淡藍色的烟幕弥漫着，遮掩了狹窄的空谷。山峰一个个呆头呆腦，象怀疑着年月似的。隱隱約約，兩只鷓鴣盤旋在山峰的頂空上。

一个人影搖动着从山脚谿徑上扑进来，光綫在那淺藍色的衣衫上滾动着。迅速地，从那魁偉而矯捷的身形上，老人認清了这是他的兒子世敏。

“怎的回来这样快呢？”他停住脚步自語着。新的波濤立刻从心湖上涌起来，淹沒了过去的思潮。

“能有什么事呢？这样慌……”

他把鉄鍬扛上肩膀，沉思着走下土崗。

“爸爸！爸爸……”

他还没有拐过围墙，就听到世敏的喊叫，他的心象在預想着什么……漫然地答应了一声：

“我在这呢。”

世敏滿臉流着熱汗，大瞪着兩只黑眼睛，仿佛要同誰打架的样子。气势洶洶地向着老人这边跑来。一只老黑狗从門洞里跳出，纏繞着在他兩条腿的前面。

“活不得啦……爸爸！……”他一壁走着一壁喘息地嚷着。

“甚么事？这样大惊小怪的？”老人镇定地問着。

“不得了啦！鬼子凶到乡下来……村堡的槍統統都被繳去啦……一会，一会也到咱这来……”

“怎的？世敏，誰的槍？”

神經象突然被电流激动一下，他感覺腦袋有点眩暈，兩只手用勁地支撐住鐵鍬把。

“就是这样，爸！咱們的槍呢？”他用手抹去乱流着的汗水。粗粗的眉毛紧鎖着，嘴，急速地在喘息。

“到底怎回事？你从头說……怎繳的这么容易？”

老人的眼光盯在世敏的臉上，焦心地等待着。

“这种办法真的誰也没想到。今早上，說在区上檢閱乡团，我也就跑去啦。到那时霧剛散，团丁正走步呢，一个鬼子站在一張高桌上；有人認識他說是县里的‘参事官’。約莫有半点鐘光景吧，他下令把槍碼在桌前，散队休息，誰想是甚么計呢？”他敞开了衣襟。用草帽煽着胸腔：“团丁們剛走到店鋪里坐下，号声响啦。这时，早有一队鬼子兵架着机关槍把咱們的槍圍上了。参事官那小子站在里头；从堡子外边跑进来三輛大汽車，都拉的黃銅帽子……誰还敢动……听說今个一天全县的槍都繳啦……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說要按戶搜查；……我就跑了回来。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默默地，老人的眼光低垂了。这件事，他早就預想过，不过

沒料到这样快，这样突然。他絕望地搖着头，仿佛有一条帶刺的鐵鏈絞着他的心。他昏迷地，思想爬着高山，从这里飞到那里。他又象什么也記不起，腦腔、体穴，都完全是空空洞洞。蒙朧地，眼前展开一群沒有力量沒有生命帶着全副銹鏽的囚徒……

“爸爸，咱們的槍呢？快来了啊！”

“甚么都完了，他媽的，这回就等着去那一份吧！”

他帶着侮意地憤罵着，把鐵鍊扛起来，低声說：“你把槍先扛到谷里躲一躲，有工夫再說。”

正午时分，一堆黑影从谷口边涌进来。

二

是九月末一天的晚上。

淡黃的暮靄，从瘦削的山尖滑下后，天空，象死一样灰白、陰暗。四圍的山色、树林，都悄悄地伸展开它們神秘的黑影。風輕微微地抖着，逗弄着枯枝上僵死的树叶；此外，沒有一点兒旁的声音。山空裝点着它最幽靜最淳朴的和平气象，仿佛是自然給人們一个甜蜜的休息的机会。

院落里，“乞嚓，磕嚓……”震蕩砍柴的斧声。一股濃烈的松木香味，迂回地，飄散在園牆外。老黑狗懶洋洋地把粗而寬的嘴巴，放进兩只前腿中間；合攏眼，象具死尸似的酣睡在門前石阶上。

屋頂，裊起了炊烟，殷藍的烟縷，繚繞着，穿过崖上的枯枝，